



MOOC 教学发展的伦理与教育问题研究

林世芳¹, 封泉明²

1. 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22; 2. 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新技术未必带来更优形态的新教育,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等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要警惕三方面的问题:资本逐利逻辑与教育目标的不一致;技术思维与教育价值的偏离;数据主义的非人性化。如何促进技术与教育价值和教育规律的有效耦合?首先,要明确MOOC等在线教育发展的定位。其次,要超越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将互联网的内在精神、思维方式与教育目标相契合。最后,要深入研究教育的定制服务与个性化学习的条件与运行机制,使教育市场的繁荣更符合教育公平和终身教育的理念。

关键词:MOOC;教育;资本逻辑;技术思维;数据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0)04-370-004

doi:10.7655/NYDXBSS20200415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等在线教育在国内蓬勃发展,一方面不断向体制内渗透,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思维不断地倡导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教育模式,成为引领未来教育和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教育需要用户思维”“大数据将真正实现教育的个性化”“靠数据说话已成为教育评价的重要指导思想”^[1],然而当细思并深究这些观念时,可以发现其带有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决定论色彩。家长制教育的问题是主体缺位,但诉诸学生自主式的教育可能是不可控制的虚假的平等意识,数据与工程式的教育可能导致人性的缺位,新技术未必带来优教育。必须通过反思MOOC等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问题,用教育价值和教育规律控制新技术的应用,纠正新技术的偏颇,促进教育“互联网+”的稳步协调发展。

一、资本逐利逻辑与教育目标的不一致

MOOC的商业化运作与所有在线教育的商业化运作一样,标榜着用户至上,以“一切为了用户,时刻关注用户的需求与体验”为名,然而却掩盖不了商业资本的运行逻辑和盈利的目标。商业资本重视的是能否带来利润。所以成本与收益、风险与利

益分析就是商业资本盈利的首要考虑,至于伦理价值、教育规律、分配公正则不在成本—收益决策的考虑目标之列或者成为资本盈利的价值工具。这天然与教育的目标不一致。

商业运行的用户至上,需要了解用户、迎合用户、维护用户、培养用户以获得利益。商业对教育对象关注的目的是培养潜在的劳动者(劳动力资源)和消费者以实现持续的盈利。为此他们充当着需求的说教者和创造者的角色,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于是现代的信息原则,成为知识教育在网络空间中运行的必然形式,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辅助,而是使内容得以呈现的“座架”,信息的形式本身就成为内容,知识的传播与理论的分析都要基于信息原则并被打包成信息才能够吸引注意,形成影响。由此,一方面基于特定价值意义的引导,引领教育成为迎合用户旨趣和讨得用户欢心的各种信息形式,吸引注意的信息、庸俗的笑料、故意操纵的瞬间图像、变换的声音和制造的情境不断地冲击着学生的情绪和感官,不给思考留有余地。教育要培养受教育者积极、好奇、专注、批判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独立的思想和习惯,但商业系统要的是被动、缺乏自省、轻信、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用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财富论视域下的中国梦实现研究”(2014B165);福建医科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重大课题“构建虚拟与现实有效结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新模式”(2014SZ001)

收稿日期:2019-05-13

作者简介:林世芳(1976—),女,福建周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户和消费者,“大部分广告商都明白,为了让你购买,他们必须更了解你的欲望和梦想,并且千方百计地施加主观影响。例如,从事市场研究的人员中,不乏心理学家、民意测验机构、时尚分析师、消费热点领袖和购物现场访问者。这些从业者伙同大众传媒竭力盘算什么因素能让你掏腰包”^[2]。当教师与视觉专家、传媒顾问一起参与在线课程的制作时,当商业资本关注并利用名校名师效应以实现点击率时,教育的社会关系以及教育的目标已悄悄地被信息形式和商业资本的逻辑改变了。另一方面,网络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在线教育为了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时长被重视,系统性的问题域与系统性的知识体系被分割为一个个小片断,用以吸引注意、适应用户碎片的时间和碎片的阅读习惯,至于知识的碎片如何统合成整体性、连续性、协调性的认知,被以自主性学习为名抛给学生。同时片断的意义感和理论深度被吸引力原则大大稀释了,用户的沉浸代替了学习者的沉思,深刻的理论在吸引力与快乐原则的双重作用下只留下残余的表象、表浅的形象。基于一定的时间间隔和空间距离的反思与再现性的教育成为了呈现式、沉浸式与娱乐式的消费性学习,在消费、沉浸与娱乐中,知性的判断和批判性的反思被排除了。“再现本身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它需要时间,而在时间与预算的制约之下的呈现,则比再现要更机器性、更像工厂产品。”^[3] 沉思、判断、批判是成熟、理性的品格,不可能在游戏式和娱乐式的沉浸中获得。因此,MOOC等在线教育要想成为利国利民的教育,就不能完全交付于商业资本来运作。MOOC商业化运作的偏颇还表现在对特定学科专业的偏向上,能够带来利润的课程受到重视和优先开发,一些人文学科类课程数量急剧下降,MOOC可能沦为特定行业的培训机构和职业养成所,这将进一步导致高等教育的经济化和交易性。“设立在美国的这些大型MOOC机构显然正在追求MOOC营利化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学科专业倾向和营利化目标是有内在联系的。在MOOC潜在学习者看来,与能够实实在在带来可观收入的就业机会相关的课程可能会更有吸引力,更有成本效益。”“MOOC机构不能真正支持教育,不允许尝试多种方法开展MOOC教学,而是似乎正在退回到强调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和经商才能的世界;这是它们自己的世界,一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世界。”^[4]

二、技术思维与教育价值的偏离

MOOC等依托互联网的在线教育,教育的价值目标不仅易受来自商业资本逐利逻辑的冲击,也难以避免技术思维本身的缺陷。网络技术作为现代

技术逻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互联互通的名义下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它“是一种技术—科学思维的实际应用,它本身形成了一套方法论、一套逻辑或是一种意识模式”^[5]。它的缺点主要表现在用机械性与还原性来处理复杂问题。在线教育同样受到技术逻辑和意识形式的制约,在MOOC教学中,知识的碎片化、知识传播的过度形象化、传授主体的集中化和决策的数据化就是在线教育的还原性技术思维的产物。一方面,MOOC等在线教育为了适应机器运行的逻辑,将整体性、结构性、协调性的知识域和问题域不断地细小化与颗粒化,这种专门化、分散化的操作(把问题分解成零碎的去击破,而不关注解决方法的综合)进一步强化了科技思维的片面性,也带来了分析问题的片面性。另一方面,教学的影像化是教学的非情境化和非情感性,富有人情味的线下教学演变成知识的、理性的、无人情味的客观性分析,教育的功能从育人到单纯的知识传播,复杂化为简单性。把教师与学生都纳入这种技术逻辑中,实际上是“把个人自由(在自我决定的主体的意义上)纳入一种毫无人情味的形而上学的模式中,这种模式中并没有直观思维的一席之地”^[5]。

技术思维追求效率第一,信息网络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效率的提高,是时空距离的压缩、信息的即时驱近、在线的实时交流和万物的互联。而教育则追求教育效果第一。教育信息化使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实现远距离共享,促进教育公平,但整体性教育效果的提高与新技术的应用或效率的提高未必一致。效率讲求快,然而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过程本质是慢的,学生对知识的思考、掌握和应用的整个过程是慢的,而作为立德树人的价值观教育效果的呈现则更慢。以教育信息化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多媒体为例,多媒体用课件取代了教案,由于教师不再记忆相关的教学内容,只需要将多方思考的对象化产物放在课件中,课件的容量不断扩大,但快速掠过的大量知识和信息,没有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思考时间,课堂掌握的效果反而下降了,学生不得不诉诸课后对课本与课件的学习。MOOC教学干脆实现了课堂与课后的反转,使课堂知识在课前就能在线不断重播学习,似乎解决了规定时间内的学习效果问题,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首先,MOOC诉诸学生自主自由地学习,但也预设学生作为完全理性的、经济的、自律的主体,实际上这是需要通过教育不断生成的品格,在低龄的孩子中,教学是在管理与规范化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MOOC学习结业率低的症结即在于此,作为用户的选课者,兴趣、体验、好奇、功利的目标、一时的兴起都可以随时随地地驱动学习的开始与终止。其次,在MOOC教学中,教学的影像

本身成为新型的教科书,文字性的教材被教师影像单向地呈现了,由于在场的影像比作者不在场的文字更具有劝导性,学生基于对文字的更开放性的思考也被对影像的相对定向思考取代了。不仅如此,优势资源共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名校与名师的教学影像挤压并排除同类教师对文本的诠释,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单向化和统一化,教育的无限性、多样化和创造性(通过不同教师不同专业背景与独特思想的多样性形成)面临着新技术带来的标准化与统一化。“学生们对具有影响力的大师的观点很容易全盘接收,相同的观点很难涌现创新的火花,这就导致学术思想变得单一,很难实现知识的创新。”^[6]最后,MOOC大多贩卖的是教师过时的影像,而不是当时当下的原型,教师不断推进的对问题的理解与创造性思考无法在影像中即时呈现,于是MOOC教学也呈现出其非效率的一面。从这个方面来说,当前的MOOC在线教育还不是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应用者。从教学名师(知识的精英)课堂在线直播到无数握有对知识独特理解的“草根”,以及对海量知识进行综合处理的机器人教师的出现,应该是在线教育的未来走向。但这种放任技术驱动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双面的,因为放任生长的差异化与个性化,将使相对可控的由因果逻辑制约的教育过程演变成后果逻辑的非线性与不可测,有可能更不利于特定社会文化与价值的传承。因此,教育新技术的应用不能离开“看得见的手”——教育价值目标和发展规律的制约。

三、数据主义的非人性化

随着信息网络化的深入发展,大数据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思维方式。教育大数据的价值也日益被人们认识,特别是在在线教育,强调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挖掘,强调互联网海量学习数据的积累对教育的积极意义,“大数据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可以让教师认识每个最‘真实’的学生,进而更具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教育;同时也让学生‘自我量化’,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自我学习。因此,大数据将真正实现教育的个性化……”^[1]。然而纵观当前对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数据化的鼓吹,带有浓厚的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似乎新技术的应用必然会带来新的更好形态的教育,数据主义成为了科学主义教条的新形式。对人类智能的怀疑发展成对大数据与计算机算法的信任,一切都可以被量化,连人类独特的经验与自我也是。量化自我的运动认为可以把自我还原成数学模式,被技术监控与解构的自我成为生化和算法的混合体,然而“数据主义将人类体验等同为数学模式,也就破坏

了我们的主要权威和意义来源。”^[7]对大数据与数据决策的过分依赖也否定了人的自由的权利。

数据分析与用“数字说话”将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与直观经验排除在外,这种数据决定式的教育方法论忽视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不能数字化的内容。首先,就算技术可以诊断学生的学习问题,也解决不了学生的学习动力等内在化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技术与理论理性可以解决的。其次,教师依托技术认识的学生是学习数据展现出来的单面的学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数据的真实不是生活的真实。教育是把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主体来培养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任何一种理解学生的技术手段都要受这种总体性的制约。第三,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播与处理的过程,是复杂的情感的互动、智慧的传达、生活范例的提供、文化与价值的传承,这些都很难数据化。最后,就算依托于智能机器的发展,通过网络行为大数据分析,在自我的量化运动中内在不断透明化、被解读,也依然存在信息自由不能够突破的边界,那就是不可侵犯的法律与道德保护的人的隐私、自由与尊严。大数据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可靠的,它遵循着相关性而不是因果逻辑,想要完全依托于技术(教育的信息化、教育的数据化、教育的智能化)实现教育的个性化、学习的差异化是教育的乌托邦,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信息技术是否可以促进教育的根本性变革,是否能够真正促进教学效果的显著提升,不是技术说了算,而是教育规律和教育本身的发展逻辑说了算。因此,在教育“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不能让教育技术的决定论成为主导性的话语,并发展成为政策性或导向性的偏颇。

资本的逻辑要求网络化、大众化和盈利性,教育的逻辑要求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传播社会价值以及公益性。对教育来说“新的未必是好的”,教育“互联网+”的深入发展,迫切地需要研究:如何使新技术应用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并有利于促进教育价值目标的实现。首先,要明确MOOC等在线教育的定位。信息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以及在线教育的繁荣发展对教育的生态环境是必须的,但“互联网+”教育不等于教育整个过程的信息化,更不等于在线化。MOOC等在线教育不应该取代线下教育,而应该成为线下教育的有益补充。在MOOC教学模式中,存在知识与信息的碎片化形象如何让学生形成对课程总体构架的体系性与系统性的认知问题,存在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教育逻辑的矛盾,本身还不成熟,它是否优于线下教育,还需要进一步的尝试与研究。“传统教育在智慧启迪、情感陶冶、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社会关系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优势,这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是较知识学习

更为重要的宝贵资源。而MOOC强调人机对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虚拟化交往,注重知识的传输、复制,虽然在虚拟社交空间可以相互探讨、交流,但是这种‘人机对话’不可能与实体课堂一样能够提供逼真的头脑风暴、思维激荡的学习环境。如果没有学习者实体课堂及校园生活的实践,必将导致高等教育的‘去生活化’,背离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本义。”^[8]其次,要超越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将互联网的内在精神、思维方式与教育目标相契合。推动体制内与体制外教育的有效耦合,克服资本逐利逻辑与教育目标的不一致,使教育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教育价值目标与发展规律的实现。教育需要互联网思维,更需要符合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互联网思维,主要表现在:“尊重每位学生的个性特点,利用信息技术支持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差异化学习,实现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关注流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技术产品的实际教育应用效果是否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借助网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快速传播与协同建设,提升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公平;重视教育数据资产的积累、保护与利用,通过大数据推动教育领域的管理与评价的科学化;鼓励多方协同、区域购买服务的方式,探索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创新。”^[11]最后,要深入地研究教育的订制服务与个性化的学习条件与运行机制,使教育市场的繁荣更符合教育公平和终身教育的理念。“MO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到来,使传统课堂中的师生角色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变成了学习资源的编撰者、学习过程的协调者、学生自主学习的督导者、课堂上问题的解答者;而学生也成为课堂的中心、参与者、问题的发现者^[9]。

“MOOC开发应着眼于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与体验,为学习者提供一种开放、个性化的‘旅行路径’,从‘同一标准’走向为‘个人设计’的定制学习服务,以及为学习者构建个性化学习环境、开展个性化预测、定制个性化课程、提供个性化反馈,支持并促进学习者形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10]。

参考文献

- [1] 教育需要符合自身规律的互联网思维——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秘书长刘雍潜谈“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变革[N]. 中国教育报,2015-12-07(05)
- [2] [美]乔尔·鲁蒂诺,安东尼·格雷博什. 媒体与信息伦理学[M]. 霍政欣,罗赞,陈莉,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2
- [3] [英]斯各特·拉什. 信息批判[M]. 杨德睿,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 [4] [英]杰里米·诺克斯,肖俊洪. 慕课革命进展如何:慕课的三大变化主题[J]. 中国远程教育,2018(1):53-62
- [5] [美]弗雷德里克·费雷. 技术哲学[M]. 陈凡,朱春艳,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66-167
- [6] 马丹,龙慧云,姜季春. 高校慕课发展中的问题研究[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6,35(3):46-47
- [7] [以]尤瓦尔·赫拉拉.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54
- [8] 杜晓平. 高等教育信息化视域下慕课的伦理价值优选策略[J]. 江西社会科学,2016(9):229-235
- [9] 何源. “慕课+翻转课堂”情境下高校师生人际互动研究[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3):238-242
- [10] 冯永华. 促进个性化学习的慕课开发价值取向及实现[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31(5):46-53